

格莱斯顿自由主义 国际政治思想及其实践

沈秋欢 ● 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格莱斯顿自由主义 国际政治思想及其实践

沈秋欢 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格莱斯顿自由主义国际政治思想及其实践 / 沈秋欢著.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2. 12

ISBN 978 - 7 - 5161 - 1872 - 6

I. ①格… II. ①沈… III. ①格莱斯顿, W. E. (1809—1898)—自由主义—政治思想—研究… IV. ①D095. 614. 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2)第 298236 号

出 版 人 赵剑英
责任编辑 赵 丽
特约编辑 李 华
责任校对 王兰馨
责任印制 王 超

出 版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编 100720)
网 址 <http://www.csspw.cn>
中文域名:中国社科网 010 - 64070619
发 行 部 010 - 84083685
门 市 部 010 - 84029450
经 销 新华书店及其他书店

印 刷 北京市大兴区新魏印刷厂
装 订 廊坊市广阳区广增装订厂
版 次 2012 年 12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2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880 × 1230 1/32
印 张 7.875
插 页 2
字 数 200 千字
定 价 26.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联系调换
电话:010 - 64009791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目 录

导 论	(1)
第一章 格莱斯顿国际政治思想的背景和渊源	(36)
第一节 变革中的维多利亚时代	(36)
第二节 英国外交传统与 19 世纪的外交变化	(45)
第三节 19 世纪英国自由国际主义	(54)
第二章 格莱斯顿的宗教信仰与政治生涯	(62)
第一节 宗教信仰的形成与转变	(62)
第二节 政治学徒时期与托利主义“遗训”	(71)
第三节 自由主义的內政改革与外交	(84)
第三章 格莱斯顿自由国际主义思想	(100)
第一节 平等、强制和国际秩序	(101)
第二节 “克制是常态，武力是例外”	(105)
第三节 民族自由	(111)
第四节 欧洲协调	(120)
第五节 道德与政治	(129)

第四章 自由主义外交实践（Ⅰ）：对欧政策	（139）
第一节 有节制的干预主义政策	（139）
第二节 普法战争期间的外交	（144）
第三节 东方危机中的格莱斯顿	（154）
第四节 欧洲协调的兴衰	（163）
第五节 和平的最后呼声	（166）
第五章 自由主义外交实践（Ⅱ）：帝国政策	（171）
第一节 帝国荣誉与自由帝国战略	（171）
第二节 爱尔兰自治	（177）
第三节 东方问题	（187）
第六章 格莱斯顿自由国际主义：特质、贡献与 启示	（197）
第一节 特质与风格	（197）
第二节 格莱斯顿国际政治思想和实践的贡献	（203）
第三节 当今启示	（220）
附录 格莱斯顿年表（1809—1898）	（227）
参考文献	（232）
后记	（245）

导 论

第一节 选题依据

威廉·尤尔特·格莱斯顿 (William Ewart Gladstone, 1809 年 12 月—1898 年 5 月) 是 19 世纪中后期英国政坛少数核心人物之一, 曾经四次担任英国首相, 自由党最重要的领袖, 英国自由主义政策最重要的推动者之一, 英国历史上著名的财政大臣。除了最重要的政治家身份外, 格莱斯顿还是杰出的宗教家、改革家、政论家、演讲家和荷马史诗专家。他的国际政治思想及其实践对 19 世纪英国自由主义的发展有着特殊的贡献。研究、透视和阐述这些有重要的学术价值、理论意义和现实功用。

就选题的范畴而言, 本书属于国际政治思想理论领域的国际关系思想研究, 因此选题的理论意义, 首先在宏观层次上体现为国际关系思想史研究的价值和理论意义。对格莱斯顿国际政治思想的研究有益于解释和理解隐藏在特定历史条件下政治行为的深层逻辑和根本动因。另外, 国际政治思想研究也可纳入广义的国际政治理论研究范畴, 对于国际政治理论研究有着特殊而重要的意义。其次, 国际政治思想为国际政治理论提供坚实的发展基础和深厚的哲学支持。再次, 国际政治思想研究

为国际政治理论提供具体的历史语境。国际政治思想尤其重视对文本、历史语境和时代主题的考察，不仅精于把握国际政治理论脉络的传承和演进，而且能够更加客观清晰地展现特定语境中国际政治理论的核心要义、解释能力、精神风貌和历史价值。正因为如此，对格莱斯顿国际政治思想的研究能生动呈现国际政治核心概念的历史含义，由此也能具体展现其对自由主义理论发展的意义。

就人物思想研究而言，本书选取 19 世纪英国乃至世界历史上最为重要的政治家之一——格莱斯顿作为研究对象，从其人生经历和自由主义政治哲学信念着手，系统地发掘其自由主义国际政治思想和实践经验，以自由主义的基本哲学为基本架构，逻辑地构建在特定历史背景与时代主题下所体现的自由主义思想与实践体系，力求更深刻地揭示和理解自由主义国际政治理论以及格莱斯顿在英国政治思想及国际政治思想传统中的地位。首先，19 世纪英国乃至整个欧洲最重要的时代主题是自由主义革新，格莱斯顿既是这场自由主义改革运动最核心的领导者，又是该运动的缩影。对他的自由主义政治思想和实践的研习无疑具有鲜明的时代意义。其次，从国际政治思想史发展脉络来看，19 世纪英国自由国际主义是自由主义国际政治思想中一支重要的流派，格莱斯顿对该流派的核心概念有重要的推动作用，从而使该流派承上启下的地位更突出。再次，格莱斯顿作为 19 世纪英国自由主义原则的“生动体现”（哈耶克语），是将 19 世纪自由国际主义思想转化为政治实践最重要的政治领导者，就这点而言，他的思想与实践本身就是自由国际主义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就以往的格莱斯顿研究而言，针对他的自由主义国际政治思

想严肃而认真的专项研究很少,因而本书对格莱斯顿研究有一定的完善与充实作用。迄今为止,主要由历史学家开展的格莱斯顿研究呈现出几项明显的偏向。在类型上,以人物传记研究和历史研究居多;在方法上,多以历史学家擅长的历史描述和解释为主;在主题上,主要集中在国内政治相关的大量议题、宗教思想、传记和部分帝国问题上。这些偏向使以往的格莱斯顿研究具有两大缺失。首先,几乎没有针对其自由主义国际政治思想的研究,关于外交政策的专项研究也比较薄弱。在格莱斯顿外交政策专项研究中,也主要从英国对外政策传统的角度来具体描述和进行价值衡量,没有真正深究格莱斯顿的自由主义和他的对外政策之间的关系。其次,理论性提炼和总结相对不足。虽然以往的研究从历史描述的角度涉及格莱斯顿国际政治思想的若干方面,但是对其国际政治思想理论性提炼和总结不足。本书的意义正是弥补这些缺失,填补空白。

就该选题的实践意义而言,对于往昔国际政治思想实践者的考察与分析本身就体现了一种内在的现实关怀。从世界历史的进程看,19世纪中后期的英国是由维多利亚盛世逐渐转向衰落的时期,同时也是世界历史由近代转向现代的最关键过渡期,作为英国和当时世界上最杰出的国务家之一,格莱斯顿独特的自由主义思想与实践,经过理论的抽象,可以直接为同样处于历史关键时期的当代国务家提供内外决策和战略制定的根本性指导,也可以直接为理论家提供理论发展创新的基础和源泉。首先,格莱斯顿对于同时代的国际社会、国家命运以及英国应具备的对外政策素养有着基于自由主义基本信条出发的独特的认知。他力图恢复的“欧洲协调”理念的原则不仅对当代欧洲国家处理与欧盟的关系提供了直接的指导,也为其他区域的地区合作发展提供原则

性指导。他极力坚持的“民族自决”更是为战后至今不断发展的国际政治自由和平等提供实践的模板。其次，格莱斯顿对近代民主政治中政治技艺的大师级的感悟在同时代英国的政治家中无出其右。这使得他能较为成功地将国内力量转化为外交支持。再次，作为政治道德楷模的格莱斯顿，有着超强的政治责任感和鲜明的政治个性。他对于人类整体命运有着相当深刻的关切，对政治道德素养有着异常苛刻的自我要求。他的政治性格既严谨审慎，又不失敏感灵活。这些无疑鞭策着当代的政治家提升内在的自我政治道德素养。

第二节 文献综述

一 格莱斯顿作品

在紧张的政治生涯中，格莱斯顿一生创作了与宗教、政治、荷马史诗、财政商业等主题有关的大量作品。作为对格莱斯顿自由主义国际政治思想的一项专项研究，很有必要研读格莱斯顿自身的一些重要著作与手稿^①，从中挖掘格莱斯顿最深处的思想精华。格莱斯顿关于商业的作品中，较有代表性的是他在商务部任职时，于1842年1月在《外交和殖民评论》（*Foreign and Colonial Review*）上发表的《国内外商业政策路程》（*The Course of Commercial Policy at Home and Abroad*）。该文探索了在关税上运用“普遍规则和理性”时基督教道德和国家政策之间的关系，从宗教的合法性角度表达了他对自由商业政策的支持。至于他的荷马史诗研究，虽然与本书没有太大关系，但是从中能折射出他

^① 格莱斯顿本人写过的书籍和文章，演讲集和一些书籍的不同版本，总计约350本。

几近苛刻的认真态度和坚韧不拔的个人品质。格莱斯顿先后利用政治生涯受挫时短暂离职的休闲时光，撰写了《荷马和荷马时代研究》^①（*Studies on Homer and the Homeric Age*, 1858 年，3 卷本）等系列荷马史诗研究著作，以此来抚慰政治仕途挫败的痛苦。“虽然他的研究水平令经典荷马史诗研究权威不敢恭维，但他们无不对这位年老衰弱现实型的政治家对荷马史诗的阅读竟达‘二十五或三十遍’之多的认真态度并以翻译《贺拉斯诗歌》（*Odes of Horace*）获取慰藉的方式肃然起敬。”^②

格莱斯顿更多的作品则是关于政治的主题，这其中包括了主要从宗教角度出发阐述宗教与国家关系问题的著作和大量纯粹世俗性质的政论文。关于宗教与政治之间密切关系的论述，最具有启发性和代表性的是格莱斯顿最早期的代表作品《国家及其与教会关系》（*The State in Its Relations with the Church*）^③和《教会原则及后果》（*Church Principles Considered in Their Results*）。这两部作品的核心关注点是重塑已有宗教和国家制度之间统一性（identity）的问题。由于格莱斯顿政治生涯早期的理想是当一名宗教家，因此他的宗教思想在这两部著作中得到最集中的体现，然而也正因为如此，他早期对国家的理解有着一种浓厚的不切实际

① 其精简修正本是《尤文图斯·芒迪：英雄时代的神与英雄们》（*Juventus Mundi: The God and Heroes of the Heroic Age*）（1869）。

② Paul Knaplund, *Gladstone's Foreign Policy*, London: FRANK CASS & CO. LTD, 1970, pp. xiv - xv.

③ 1838 年该书出版了第一版，但完善版则是在 1841 年出版的两卷本第四版。对该书的批评意见，见 T. B. Macaulay, *Critical and Historical Essays*（London, 1850），对该书的同情性评论见 A. R. Vidler, *The Orb and the Cross: A Normative Study in the Relations of Church and State, with Reference to Gladstone's Early Writings*（London, 1945）。R. J. Helmstadter, *Conscience and Politics: Gladstone's First Book* 对该书提供了有益的分析。

的宗教幻想。

伴随着格莱斯顿精彩政治生涯的展开，他日益被政治的魅力所深深吸引，逐渐将宗教与世俗相区分，将最大的精力投入到鲜活的政治世界中。他在政治生涯中发表了大量有广泛影响力的关于内政外交的政论文。他的《关于阿伯丁伯爵对那不勒斯政府国家诉讼的一封信》（*A Letter to the Earl of Aberdeen on the State Prosecutions of the Neapolitan Government*, 1851）对阿伯丁政府痛苦退至那不勒斯而导致非刻意的大量干预作出了犀利评述。克里米亚战争后对帕默斯顿（Palmerston）政府猛烈的攻击，主要见他在1858年9月和1858年10月的《季度评论》（*Quarterly Review*）上发表的《效率下降中的议会》（*The Declining Efficiency of Parliament*）和《政府的过去与现在》（*The Past and Present Administrations*）。格莱斯顿在议会改革问题上的失败激发了一种为未来辩护和皮尔式革新的观点，可见1867年他在《爱丁堡评论》（*Edinburgh Review*）上发表的《会议及其续集》（*The Session and Its Sequel*）。外交事务再次吸引他的注意，主要表现在他匿名撰写的充斥着反俾斯麦讽刺情绪的《德国、法国和英国》（*Germany, France and England*）（《爱丁堡评论》1870年10月）。之后，伴随着70年代东方问题的爆发，格莱斯顿发表了政治生涯或许堪称最具煽动性、成功性和受欢迎的一系列政治小册子，这些小册子连同由他发起的中洛锡安（*Midlothian*）运动中系列鼓动性的重要演讲，不仅使他成为民间最受拥戴的政治家——“人民的威廉”这一称号是最好的写照，而且让他成功地重返政坛中心，重新成为自由党最重要领袖并再次夺得首相的宝座。这些小册中最著名的当属《保加利亚恐怖和东方问题》（*Bulgarian Horrors and the Question of the East Question*, 1876）和

《英格兰的任务》(*England's Mission*)^①等。他在运动中对迪斯累利政府现实主义的外交做法进行了猛烈的抨击,并完整地提出了英国外交应坚守的原则。在这之后,最吸引格莱斯顿注意力的是爱尔兰问题。他关于该问题的作品主要有《爱尔兰问题》(*The Irish Question*, 1886)和《爱尔兰问题的特殊方面》(*Special Aspects of the Irish Question*, 1892)。这些都为他倾注大量心血力图推广的爱尔兰地方自治法做了重要辩护。格莱斯顿政治晚期的作品又回归到政治早期时他关注的宗教与政治的关系上。他为基督教信仰及他视为受神意认可的政治生涯的辩护在《坚如磐石的圣经》(*The Impregnable Rock of Holy Scripture*, 1890)中表露无遗。他的告别演说也与宗教主题紧密相连,被他收录于他自1845年就开始准备编辑的《巴特勒主教作品集》^②(*The Works of Bishop Butler*, 1896)中。

从总体来看,格莱斯顿这些作品连同下面提及的其他文稿及演讲,特别是关于商业财政以及政论性质的主题无不显露了他强烈的自由主义情结。它们集中反映了他对自由放任经济政策的坚持、自由商业的实际推动、外交上平等价值的无比珍视、各项国际合作的顽固坚守,等等。至于与他政治生涯如影随形的宗教,则一直是他灵魂深处最强大的精神动力和喧嚣的政治斗争中宁静的精神港湾。

① 发表于《19世纪》(*Nineteenth Century*), 1878年8月。事件对大众政治影响的思考见“The Country Franchise and Mr. Lowe Thereon”(《19世纪》, 1877年11月), “Aggression on Egypt and Freedom in the East”(《19世纪》, 1877年8月)。他在运动中的演讲则由M. R. D. 福特(Foot)编辑成《中洛锡安演讲》(Leicester, 1971)。

② 在*Studies Subsidiary to the Works of Bishop Butler*(牛津, 1896)中,格莱斯顿做了重要补充。另外,在*Gleaning of Past Years*(7卷, 1879)中,格莱斯顿将他早期大部分的作品都编辑了起来。

除了以上作品之外,格莱斯顿还留有大量亲自撰写的其他文稿、演讲、通讯等。作为一名虔诚的基督徒,他有每天撰写日记的习惯,以此向上帝证明没有虚度上帝恩赐的宝贵时间,后人将此编辑成《格莱斯顿日记》(*The Gladstone diaries*)。他还撰写了《格莱斯顿自传》^①。格莱斯顿同时是个杰出的演讲家,他的大量演讲主要发表在议会辩论、政党讨论还有民间活动中。他也是第一个深入小镇进行巡回竞选的英国政治家。格莱斯顿演讲的总体特色是雄辩严谨、严肃认真,富有强烈的道德感召力,很具有煽动性。这恰如其分地从侧面反映出他的政治性格特色和政治素养。他的演讲也催生了大量对他演讲本身和同时代演讲的研究分析^②。格莱斯顿还留有大量的通讯,其中尤其重要的是他与外交上的亲密搭档、曾在他任首相期间屡次担任外交大臣的乔治·格兰维尔之间的通讯,由后人编辑成《格莱斯顿—格兰维尔通讯集》^③以及格莱斯顿和帕默斯顿之间长期的通讯,由后人编辑成《格莱斯顿和帕默斯顿:帕默斯顿勋爵与格莱斯顿通讯集》^④。其

① John Brooke and Mary Sorensen, ed., *W. E. Gladstone. Autobiographica*, London: H. M. Stationery Off., 1972.

② 对格莱斯顿语言特色进行的专项分析,参见 Albert Angus Austen, *Studies in the Rhetoric of William Ewart Gladstone*, Ann Arbor, Mich.: UMI, 1958. Ellen Reid Gold, *Gladstone in Midlothian: a rhetorical analysis of his 1879 campaign*, Ann Arbor, Mich.: UMI, 1973. 格莱斯顿本人对政治演讲的分析见格莱斯顿为 Lord Macanlay: *Speeches on politics & literature* 所做的导言。关于格莱斯顿及其时期演讲特色的分析,如 Joseph S. Meisel, *Public speech and the culture of public life in the Age of Gladstone*,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01. Edgar R. Jones ed., *Selected English speeches from Burke to Gladstone*,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13 等。

③ Agatha Ramm ed., *The Gladstone-Granville correspondenc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8.

④ Philip Guedalla ed., *Gladstone and Palmerston; being the correspondence of Lord Palmerston with Mr. Gladstone, 1851 - 1865*, London: V. Gollancz Ltd., 1928.

他政治人物与格莱斯顿的大量通讯也有保存^①。以上的所有，是格莱斯顿研究中最可靠最直接的一手资料。

作为一名著名的政治家，有关格莱斯顿的档案资料也可以从一些官方或者非官方的档案中找到。这些都是研究的权威文献。官方档案中最重要的应属《英国外交档案》^②。该项巨大的出版工程涵盖了从1848年到1950年百年间英国外交部官方报告与档案，对于研究英国外交与重要人物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对于本书研究而言，19世纪中后期的外交档案尤为重要。实际上，关于格莱斯顿的档案是英国政治家中规模最大的档案之一。如前所述，由福特和H. C. G. 马修（H. C. G. Matthew）编辑完成的长达14卷的《格莱斯顿日记》在1994年全部出版。他们也整理编辑了《政治文稿》（*The Gladstone Papers*），后经由提尔内·巴塞特（A. Tilney Bassett）做进一步的编辑整理，最后总共形成了高达788卷的记录，存放于大英博物馆（索引名称为British Museum Catalogue of Additions to the Manuscripts: *The Gladstone Papers*, London, 1953）。克卢伊达郡记录办公室（Clwyd Record Office）存放了大约50000件命名为Glynne-Gladstone Manuscripts的格莱斯顿家庭文稿。哈瓦登的圣·戴尼奥尔图书馆（St. Deiniol's library）格莱斯顿基金会则收集了格莱斯顿的著作集，包括38卷的演讲集和政治小册子，11卷取材于剪报的《演讲和作品》（*Speeches and Writing*），还

① 可参见F. E. Hamer ed., *The personal papers of Lord Rendel*, London: E. Benn, 1931. 其中，包括了与格莱斯顿在1888年到1898年之间的未公开的交谈；Richard Sprye, *Correspondence between Captain Richard Sprye, and the Rt. Hon. William-Ewart Gladstone*, NABU Press, 2010, 等等。

② *British documents on foreign affairs—reports and papers from the Foreign Office confidential print*, Bethesda, Md.: University Publications of America, 1983–2003. 中国国家图书馆也有收藏。

有大量注解性的作品。

二 格莱斯顿研究

随着英国及国际社会政治形势的发展，对格莱斯顿的研究也经历过一个发展过程。最早力图对格莱斯顿系统研究的是在格莱斯顿去世第二年（1899年），由托马斯·威密斯·里德爵士（Sir Thomas Wemyss Reid）主编的格莱斯顿人物传记《格莱斯顿生平》^①。其中，政治方面的内容由《经济学家》杂志主编、理查德·科布登的孙女婿弗朗西斯·赫斯特（Francis Hirst）完成。赫斯特是格莱斯顿的崇拜者，对格莱斯顿的明显褒扬有失严肃研究的中立性。该书并未产生重大影响。

真正有影响的格莱斯顿研究始于20世纪初。引领者当属约翰·莫雷（John Morley）的人物政治传记《格莱斯顿传》^②。同样作为格莱斯顿崇拜者的莫雷尽管对格莱斯顿的过誉之词毫无修饰，但该书立足大量第一手资料，对格莱斯顿的一生做了完整、系统的总结，文笔优美，迄今为止被公认为从事格莱斯顿研究的必读之作。另有从格莱斯顿宗教研究方面入手的引领学者，代表者是D. C. 拉斯伯利（D. C. Lathbury）的《格莱斯顿有关教会与宗教的通信集》^③。该书主要进行了精心的资料整理工作，并没有展开真正的研究。

格莱斯顿研究在20世纪60年代进入了一个热潮时期。这既

① Sir Wemyss Reid ed., *The life of William Ewart Gladstone*, London: Cassell and Co., 1899.

② John Morley, *The life of William Ewart Gladstone*, London: Macmillan and Co., limited, 1903.

③ *Correspondence on Church and Religion of W. E. Gladstone*, 2 vols, selected and arranged, London, 1910.

与当时社会背景的变化有关，也与学术界的努力有关。60年代的欧美进入社会政治动荡时期，风气腐败、道德堕落是明显的社会特征。格莱斯顿个人高尚的政治道德情操成为当时社会难能可贵的楷模。格莱斯顿的起步研究囿于第一手材料匮乏的问题也逐步得到解决。其中尤其起推动作用的是两大重要的事件：一是在20世纪30年代，格莱斯顿《政治文稿》开始存放于大英博物馆；二是格莱斯顿生平最重要第一手资料，他的私人日记的整理出版由曼彻斯特大学现代史教授福特在50年代末提出并主持该项目。随着格莱斯顿日记的前两卷（*The Gladstone Diaries, Vol. I & II, 1825—1839*）在1968年的出版以及大量关于格莱斯顿私人和家庭文稿的公布，70年代涌现出了一批高水准的专门性研究成果和专家，最具有代表性的是马修在格莱斯顿日记第三、第五卷导言中做所的全面深刻的分析，同时也出现了在格莱斯顿财政和宗教方面的专门性研究。

格莱斯顿研究再度掀起热潮是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格莱斯顿的节减财政政策和政治道德典范成为当时撒切尔夫人执政时期保守党人和工党共同崇拜的对象。研究资料的齐全也为更全面、深入、广泛的研究提供坚实的后盾。从这个时期开始，研究领域的宽泛性、视角的多样性、程度的深入性、成果的丰富性和研究人员数量的庞大性都表明格莱斯顿研究提升到一个很高的层次。这使得对格莱斯顿研究的述评已经难以简单地概述总结了。

根据本书研究的主题和范围的需要，下面选取与格莱斯顿国际政治思想和外交政策密切相关的专门性研究作为学术回顾的重点。

1. 人物传记

大量丰富的人物传记研究是格莱斯顿研究中相当突出的特

点。^① 实际上正是不断涌现的一大批成熟的传记研究，成为推动格莱斯顿研究热潮的一支重要力量，也为格莱斯顿研究领域的不断拓宽和研究程度的持续深化提供了不可或缺的基础性支持，因此对该主题的研究回顾非常有必要。

在为数众多的传记作品中，首先必须提及的是约翰·莫雷的《格莱斯顿传》。莫雷主要从“左”翼自由主义角度出发对格莱斯顿进行了诠释，这为格莱斯顿传记研究乃至其他领域的研究确立了长期占主流地位的正统研究传统。^② 由莫雷开创的拥有大量

① 具有代表性的主要是以下一些专著：John Morley, *The life of William Ewart Gladstone*, London: Macmillan and co., limited, 1903; Osbert Burdett, *W. E. Gladstone*, London: Constable and Co. Ltd., 1927; Roy Jenkins, *Gladstone*, London: Macmillan, 1995; H. C. G. Matthew, *Gladstone 1809 - 1898*, Oxford: Clarendon Press;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7; Peter J. Jagger, *Gladstone*, Ohio: Hambleton Press, 1998; Richard Shannon, *Gladstone: heroic minister, 1865 - 1898*, London: Penguin Press, 1999; Richard Shannon, *Gladstone God and politics*, New York: Hambleton & Continuum, 2007; Michael Partridge, *Gladstone*, London: Routledge, 2003; Michael Partridge ed., *Lives of Victorian Political Figures*, Vol. 3 part 1, London: Pickering & Chatto, 2006 & Vol. 4, London: Pickering & Chatto, 2009; Travis L. Crosby, *The Two Mr. Gladstones a Study in Psychology and History*,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97; D. W. Bebbington, *The Mind of Gladstone Religion, Homer, and Politic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4; Ruth Clayton Windscheffel, *Reading Gladstone*,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08; M. P. Sydney Buxton, *Mr. Gladstone as Chancellor of the Exchequer*, London: J. Murray, 1901; 论述格莱斯顿和女王不太和谐但又保持政治合作的主要有 Philip Guedalla, *The queen and Mr. Gladstone*, London: Hodder & Stoughton, Ltd., 1933; 从格莱斯顿和迪斯累利的对比中，发掘两人形成鲜明对比的政治理念和内外政策的主要代表有 D. C. Somervell, *Disraeli and Gladstone a Duo-biographical Sketch*, London: Jarrolds, 1925; Paul Adelman, *Gladstone, Disraeli, and Later Victorian Politics*, London: Addison-Wesley Longman, 1997; Richard Aldous, *The Lion and the Unicorn Gladstone vs Disraeli*, New York: W. W. Norton, 2007。

② 继莫雷之后，最杰出的传记是 E. Eyck, *Gladstone*, London: G. Allen & Unwin, 1938。其他同样出色的如，E. J. Feuchtwanger, *Gladstone*, London: A. Lane, 1975; J. L. L. B. Hammond and M. R. D. Foot, *Gladstone and Liberalism*, London: English Universities Press, 1952; P. Magnus, *Gladstone*, London: Murray, 1954, 等等。